

逐浪女生
mm.zhuilang.com



再漂亮也不能到三十还不婚
她到底能看上谁？
啊啊！



WU YAO
JIAREN



我要去嫁人

三月江南 (著)

我今年十二月才二十八呢！hehe~



曾经的爱让我们心痛？

现实世界没白马王子？

三姑六婆忙着给我们介绍？

气场强大的“绝剩”大作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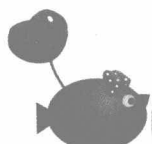
姐妹们要时刻
保持最佳
状态

“剩女姐妹团”之“剩战”宣言：对自己负责，对爱情负责！

没有人会被爱情遗忘，除非你自己不想爱了。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三月江南 著



我要嫁人

WO YAO JIAR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要嫁人 / 三月江南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219-06505-1

I. 我… II. 三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8011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责任校对 彭青梅
美术编辑 王 霞
版式设计 梁殊萌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政编码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字 数 215千字
印 张 15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505-1/I·1143
定 价 20.00元

目 录

一 意料之外的相亲/1

二 相就相吧/10

三 鹊桥会/17

四 为他人作嫁衣裳/24

五 只有你想不到的/31

六 人生如戏/38

七 戏如人生/44

八 瞧这日子过的/53

九 人与猫/60

十 醉里挑灯看剑/69

十一 何处不相逢/76

十二 狗血淋头/83

十三 算是表白吗/90

十四 邂逅/97

十五 乐极难免生悲/104

十六 山里的时光/111



十七 小麻烦/118

十八 万事开头难/125

十九 十字街头/131

二十 赶鸭子上职场/138

二十一 一波三折/145

二十二 夜探莫宅/154

二十三 波折号/161

二十四 山雨欲来/168

二十五 不打无准备之仗/175

二十六 抓住男人的胃/182

二十七 情敌相见/189

二十八 不是交锋的交锋/196

二十九 裂痕/203

三十 纠结/210

三十一 绝地反击/217

三十二 他是犹太吗/227

三十三 月圆/234



1

北京五月的骄阳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热度减了一分，可玻璃的影子晃在空气里，好似烤箱里反光的锡箔纸，因为明亮，所以更添了十分郁热。熙熙攘攘的社保大厅里每个人脸上都闪着光，走近了一看，才发现是密密麻麻的汗水。

莫欣颜在这里已经排了两个小时的队，总算轮到她了。麻利地将一摞报表从小窗口塞进去，还没说话，已听见窗后的中年妇女冷冷说道：“格式不对，回去重做。”

“什么？”莫欣颜的脑袋嗡一下炸了，“哪里不对？”

手机恰在此时响了，莫欣颜慌里慌张地摸索挎包拉链，拉链开口藏在胳膊窝底下，拽了半天没拉开，倒颇有点秦王拔剑不出的架势。

呼啦一声，中年妇女将报表全扔出来，高喊：“下一个！”

“来了来了。”后面的中年男挤上来，急急忙忙把一堆表塞进去，转过脸对她说：“你弄了半天，我也等了半天，耽误这么长时间原来你的表还不对！你们年轻人工作也太不认真了，瞎耽误别人半天工夫，什么事嘛！”

憋了半天的火气瞬间突破燃烧点。莫欣颜盯住中年男遍布痘印的枣核脸，心内怒骂：换了五年前姐姐我年轻漂亮的时候，你上赶着请我加塞我还不屑呢！

有心与他理论，然而手机铃声越来越急，只能瞪一眼了事。

拉链终于开了。

女人的包内容之丰富杂乱，正如男人放内裤的抽屉。莫欣颜艰难地从钱夹、化妆镜、钥匙包、充电器、折叠阳伞的海洋中摸出手机，赶紧按下通话键。

“小莫啊，你在哪里？”另一头是顶头上司杨一山浑厚的男中音。

“杨处长啊，我在社保这儿办报表啊，他们说不合格……”

“那个不急。”杨一山打断她的话，“你赶紧回来，有急事，很急，赶快回来！”

“什么事？喂？”耳边一阵忙音，电话断了。

莫欣颜一边收拾报表，一边思索着能有什么急事非要她回去不可。她的单位是国有出版社下面独立运营的发行部，生意萧条，门可罗雀，此时又是淡季，能有什么急事？

收拾完走出去，猛然想起昨天做的统计表没有检查就交了上去，难道把重要数字弄错了？完了！

她大汗淋漓地冲进办公室，差点迎面撞上杨一山的瘦脑袋，杨一山一见她，咧嘴一笑：“小莫呀，总算回来了。”

“杨处长，是不是统计表出问题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他满脸堆笑，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

地税局的小王。”

莫欣颜这才注意到门后面坐着一个圆脑袋胖乎乎的男人，冲她一笑，站起身，一把攥住她的手：“幸会幸会。”两只眼睛却滴溜溜直转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她愣了几秒钟，这才想起昨天杨一山貌似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小莫呀，我有个挺合适的主儿，改天给你介绍下？挺老实的小伙子，单位也不错，地税局的，工资比咱这儿高一倍，还分房呢。”

当时她以为是随口说说，于是随口答道：“行啊，要是个帅小伙，我还得感谢领导呢。”

没想到他真的把人带来了。

果然是二十七岁的剩女，连顶头上司都看不下去，把人领到办公室相亲！

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源源不断滚下，相亲，相亲，没完没了的相亲，自从突破二十五岁大关，一个女人得忍受多少次莫名其妙的相亲！

圆脑袋鉴定完毕，送去一个肯定的眼神，杨一山松了口气，连声说：“你们慢聊，你们慢聊，我下楼一趟，小胡，你也出来，王处让你给她查一个文件。”

胡菁不情不愿地从电脑桌前挪出来，经过莫欣颜时偷偷捏了她一把，莫欣颜知道她的意思是等着汇报细节，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句：去死，八婆！

假如圆脑袋能听见她心里说的这句话，就会明白莫欣颜与他想象中的贤妻差了不少十万八千里。可惜圆脑袋没有生一双顺风耳，不幸被她淑女的外表迷惑，笑咪咪地问：“杨处说你是1980年的？太巧了，我也是，我是五月份的，你呢？”

莫欣颜的注意力全放在胡菁临走时特意虚掩的房门上。这女人意图太明显了，大热天关门，不是明摆着方便别人听墙根吗？

她走过去开门，邮购处的李响亮耳朵贴在门上趴着，一个没站稳，踉跄着撞了进来，随即挠着头走开，装作找东西的模样自言自语：“奇怪，掉哪儿了？”

是哪个天涯的哲人说过，八卦是一个超越性别的特质？这个哲人的公司里一定有一大堆李响亮。

圆脑袋选择无视，继续笑咪咪：“我的情况杨处会详细跟你讲，你的情况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了。我对你印象不错，文静大方，咱们又都是公务员，也放心。小颜，你坐啊，别老站着，怪累的。”

她正端起茶杯，听见这话险些一口水喷在电脑屏幕上。太有创意了，叫我小颜，在我的办公室给我让座！

圆脑袋又开口了：“哎呀，没呛着吧，让我看看。”说着抓起她的手深情抚摩，“女孩子确实需要照顾，一个人太危险了。”

莫欣颜心说我喝水呛着了，你摸我手干吗？赶紧把手拽回来，勉强笑道：“没事。”

圆脑袋重新坐下：“没事就好，我这个人特别绅士，最看不得女孩子受伤。小颜，你是考公务员进来的吧？”

“我不是公务员，事业编的。”

“哦，这个倒也没有多大关系。”圆脑袋想了想，“好像只有医疗报销不一样吧？哈哈，你是搞综合行政的，这些政策你更熟。你们分房吗？我今年刚分了房，



要是结婚的话就得赶着装修了。听说你们单位没房？你是本地人吧，家里有房吧？”

莫欣颜真想大喝一声，姑奶奶有房没房关你屁事！不过老娘风雪多年来对她的淑女教育还是发挥了点作用，她最终勉强挤出笑脸：“恭喜你。我们穷单位没房。我今天挺忙的，改天聊吧。”

圆脑袋锲而不舍：“忙啊？没关系，晚上吃饭时候聊也行，你手机号杨处已经告诉我了，你等我电话。这事该快就得快，奥运会都要办了，个人的事也该提上日程了。”

小宇宙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，莫欣颜犹如一条喷火巨龙，当一声把茶杯重重撂下，大喝一声：“啰唆什么！我还年轻呢，急个屁呀！”

据说，这一声大喝响彻山河，连几十米之外耳朵不甚灵光的传达室大爷也感同身受，吓得一哆嗦，所以那天所有人的报纸上都有一大团水印。

当然这只是传说，事后胡菁八卦时，只轻描淡写了一句：“咱单位几个男的都说还是姐姐你有魄力，巨像女侠。”

“真的？”莫欣颜傻呵呵追问了一句。

胡菁忍住笑：“是呀，母大虫孙二娘嘛。”

这些都是后话了，在当时，莫欣颜只看见圆脑袋的脸色由白里透红变成了红里泛白，端着纸杯子的手一哆嗦，居然还有机灵劲儿伸出另一只手握住，一滴水也没漏出来，直让莫欣颜感叹地税部门的同志就是作风严谨，滴水不漏。

2

杨一山专心致志只管追问：“小王哪里不好？我跟他说去，让他改。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，最老实了。昨天他跟我们家王红说了，觉得你挺不错，就是脾气有点急躁，不过他不介意，呵呵，说可以慢慢来，你说呢？”

莫欣颜谄媚地笑着：“谢谢领导关心，我不急，再等几年吧。”

杨一山咂着嘴沉吟半天，来了一句：“还不急？1980年的？二十九了啊。”

“我今年十二月才满二十八呢！”

“唉，你们年轻人不懂老规矩。你是年底生的，虚两岁，今年就是二十九！”

莫欣颜冲进厕所，站在洗手台前猛浇冷水，一肚子憋闷这才消减了些许。

从前年开始，全世界忽然对她的婚姻大事来了兴趣，仿佛“老处女”三个字是刻在脸上的标签。许多人用悲天悯人的口气说着“某某家的闺女孩子都两岁了”，接二连三塞过来无数陌生男人，仿佛她是商场里积压多年的滞销货，但凡有主顾就得欢天喜地夫妻双双把家还。

莫欣颜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。淡白梨花面，两弯月牙眉，虽然鼻子不够小巧挺拔，好在眼睛灵活，眼角也没有因为年龄的关系多添皱纹，至少够得上中等偏上的姿色，为什么就要沦落到这种地步？

做领导的，永远有困难面前不退缩的勇气和执著。不过才一天，杨一山已经从做媒不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我家王红给你瞅了个小伙子，包你满意。一米八一，三〇一医院的实习大夫，研究生在读，不错吧？我已经替你约了今天下午见面。”

莫欣颜吓了一跳：“啊？今天下午？我，我不舒服，可能去不了。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？”杨一山瞪眼，“那可是王红她们领导的孩子，王红托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么合适的对象，都约了时间了，你无论如何也得去。”

“杨处，就算是赶鸭子上架好歹也得事先给点精神准备吧。”

杨一山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点头叹道：“小莫啊，你是该好好打扮打扮了，我招你进来那会儿多水灵的姑娘啊。”

“那时候我才二十二，再不水灵那可不是秋茄子嘛。”

“也不只是年龄的问题。看看你，大夏天的也不穿条裙子，整天灰不溜秋的褂子裤子，太老气了。”

在一部分五六十年代生人的眼里，花裙子永远是时髦漂亮的代名词。虽然混搭风和中间色风靡了万千少女，但在杨一山看来，这打扮相当于披着几块破布出门。每念及钟点工小姑娘五颜六色的印花裙，杨一山总会感慨单位这些大学生竟不及小保姆会打扮。

莫欣颜已经听他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不下百次高见，本想选择性失聪，却挡不住他的声音顽强地往耳朵里钻：

“现在不是流行烫发嘛，挺好看的，你有空也烫一个。这样吧，今儿也没什么事，你不舒服的话先放你半天假，回去打扮一下，穿条裙子，必要时化个妆——女人嘛，心灵再美也先要外表美才能吸引人嘛！那小伙子是刘局长的儿子，眼光挺高的，你用心点。下午五点半王红在五棵松地铁B出口等你。”

莫欣颜听见能歇半天，也算是苦中作乐了，收拾了东西要走，胡菁挤眉弄眼说：“要钓高干子弟了？我有娇兰的金砖，用不用？扑上后显得脸色好，也算是刷层绿漆啊。”

“呸！”莫欣颜眼瞅杨一山没注意，恨恨道，“你才是老黄瓜呢！待会儿我就说病得严重去不了，你不许走漏风声！”

可惜计划并没有如愿实施。正当莫欣颜哼着小调在动物园外贸城晃悠时，老妈颜雪的电话不期而至：“欣欣？怎么还不回家？你们杨处长说你下午要相亲，赶紧回来换衣服，我给你买了两条裙子。”

莫欣颜的脑袋嗡一下炸开了。杨一山不过是在商场见过一次颜雪，怎么就联系上了？怎么竟连相亲都串通起来了？

“欣欣？你在听吗？赶紧回来，要不然我打电话告诉你们处长你装病旷工去逛街了！”

五点半。莫欣颜裹在淡蓝的套装裙里别别扭扭跟着王红往前走。王红边走边赞：“难得见你打扮，别说，还真是有模有样，你平时怎么不多穿穿裙子？你条件挺好，就是年龄大点，标准也该适当放低点嘛。上次那个小王，相处久了你就知道，挺好的孩子，我们家老杨一直说可惜。不过今天这个更好——小莫？小莫你没事吧？”

莫欣颜正龇牙咧嘴扶着一棵梧桐站着，听见王红问，苦笑道：“我妈逼我穿的这双鞋足有十厘米的跟儿，崴了脚了。”

王红凑近了一看，不红不肿，于是放心站起来：“兆头不错，那小伙子是骨



科的，正好给你瞧瞧。”

实习医生还没脱下白大褂，坐在咖啡厅里甚是扎眼。王红热情地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我说的莫，刚才崴了脚，小刘你不是骨科的吗？你给看看有没有事。”

实习医生长着一张白皙漂亮的脸，可惜表情甚是冷淡，莫欣颜本来有心认真端详这个美男子，被他一脸冰霜冻得倒退几步，赶紧推辞：“没事没事，扭了一下，不用看。”

实习医生冷冷瞧了一眼：“骨头和韧带没什么问题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不会穿高跟鞋以后最好别穿，大街上摔跤更丢脸。”

凉爽的咖啡厅里顿时升起愤怒的火焰。莫欣颜深吸一口气，你以为我想穿啊？都是她们逼的！

王红熟练地扮演红娘：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对面不是移动营业厅吗？我家里正要办个来电显示，你们俩先聊着。”

王红刚走，实习医生抢先一步开口：“我不知道你今天来这里抱着什么希望，我也不太想知道。目前我不打算考虑个人问题，只是我父母一直给我压力我才勉强来相亲的。我知道我的条件对于大部分女孩来说都很理想，不过我已经决定了，最近几年不考虑个人问题，专心事业。我准备读博，也有可能留学，也就是说，五六年内我不会结婚——不过这件事也不是那么绝对，如果对方条件确实不错，温柔贤惠爱做家务，能照顾我的生活，专心支持我的事业，那么我也会稍微考虑一下的。你可以先考虑一下，如果能做到我刚才所说的，那么我可以试着相处一段时间……”

莫欣颜就像吃完火锅才发现碗底摆着一只蟑螂，恨不得把刚才听到的话全吐出来，赶紧打断他：“对不起，你的想法我没什么兴趣了解，我是被逼着来的。如果没别的事我要走了。”

实习医生冷淡的脸上终于有了点好奇的表情，莫欣颜噤噤跨出去几步，犹觉恶气未消，折回来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：“要不是她们逼我，你以为我会来见你？哼，当自己是乔治·克鲁尼呀！”

3

北京的交通状况，可以套用孔夫子那句老话，五环内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永远堵。

莫欣颜倒霉地赶上了晚高峰。地铁上脸贴着玻璃，身子被压成一片纸，倒车上公交，又拜高跟鞋所赐，把一个不走运的男人踩成了蜂窝煤。由此可见老天是最不公平的，莫欣颜怎么说也是赶了把时尚，那男人却要为她付出一双漏勺脚的代价。又好比透明打底裤风行的时候，穿的人自觉给街头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，看的人倒要浏览九十九双肥腿才勉强找到一个美女。

颜雪笑眯眯地等在家里：“今天这个不错吧？听说是个帅哥？刚才你王阿姨来电话了，那个医生跟她要你的手机号码呢，我看有戏！”

“有什么戏啊，那个自大狂小白脸，让他去死吧！热死了，我要洗澡。”

颜雪不依不饶地跟在后面：“欣欣，我为你操心白头发都有了你知道？

我跟你说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，这可是三〇一医院的医生，还是研究生，人长得又帅，你还挑什么呀？”

“那个自恋狂，我才没兴趣让他自负去呢。妈你不知道，他说话那样子，就好像我哭着喊着要嫁他似的，什么人呀！”

“真的？”颜雪狐疑地望着女儿，“不是你瞧不上人家编出来糊弄我吧？”

“我是你女儿哎，我有什么花招能逃过你的火眼金睛？”莫欣颜钻进卫生间，嘭一声撞上门，“人家洗澡呢，你怎么还跟着？快去做饭吧！”

吃饱喝足躲进书房上网，“杀人群”的图标正努力闪个不停。自从跟着胡菁学会“杀”人，莫欣颜就成了不折不扣的“杀人狂”，一有功夫就吊在网上在线杀，还加入了几个“杀人”玩家的QQ群。

此刻群里只有“鲤江”这个ID在不停发言。

“这次网杀拖了好久，俺都挂了你们还在杀！”

“聊天室也没人，今天不杀了？”

“远游，我看见你的地址了，别隐身了，出来聊吧！”

“远游”是莫欣颜的ID。看来鲤江装了地址软件，看出她在线隐身。莫欣颜只好懒洋洋敲了俩字——“你好”。

鲤江乐不可支地回了一串：“哎呀，好无聊啊。”“我一个人蹦了N久了也没人理我。”“你总算来了。”“你这次还没被杀吧？”“我第二天就被杀了，只好当乌鸦，无聊死了！”

莫欣颜正在琢磨要不要跟这个话痨聊，手机忽然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。

“你好，我是刘洋。虽然今天的见面不太愉快，但是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我之前相过几次亲，女方对我都很满意，大概这次是我太诚实，直接说出心里话吓着了。如果你还有意，打电话给我。另，乔治·克鲁尼是谁？”

原来叫刘洋。大概生下来就带着一脸聪明，让父母觉得不留洋深造就对不住孩子，索性连名字也昭示坚定的决心。

莫欣颜读着短信就想到那张漂亮自负的脸，本想不理，又觉得对方还算诚恳，于是回答：“乔治·克鲁尼，好莱坞钻石王老五，演《急诊室的故事》和《完美风暴》的。”

不多时收到回复：“你是说他长得很像我？”

莫欣颜基本上已经无语了。

鲤江的头像闪个不停：“怎么不说话？在吗？”

莫欣颜决定彻底把刘洋流放去北冰洋，于是关了手机，专心与鲤江聊天：“在呢，有个无聊的相亲男给我发短信。”

“哇，你也相亲去了？这么巧，我前天被我舅妈押着去相亲了！”

“是吗？你的相亲男怎么样？”

“俺是男银，如假包换的爷们！”

“哦，姑娘漂亮吗？”

“别提多精彩了，我都不敢相信这年头了还有YY自己是林黛玉的！吓得我落荒而逃。”

“我更倒霉，遇见一个自恋狂。”



“小儿科啦。我相的那位一见面就问我：‘哥哥近来读些什么书？’我一听这么销魂的话，三魂当时就去了七魄。我舅妈免疫力强，问她喝点什么，她说：‘小女夏日只惯用团扇，此间空调甚寒，小女秉性柔弱，如何经得起这般折磨？只是约了哥哥与阿姨，小女这才强撑病体，哪里还吃得下什么。’吓得我立刻尿遁。”

莫欣颜笑得一口茶喷在键盘上，正在收拾，看见鲤江道：“我回来就上坛子问了，说是相亲最好约星巴克，咖啡不续杯，喝完了就得挪窝，最适合秒杀了。”

“高，实在是高！”

“不过我也用不着这法子，以后谁逼我相亲我就死给他看！”鲤江发过来一个杀气腾腾的表情，以示心中愤慨。

第二天，莫欣颜醒得早了，一大早就到了单位，在门口撞见李响亮，后者眉飞色舞说：“真是人逢喜事啊，起这么早！”

莫欣颜正在琢磨他什么意思，胡菁踩着高跟鞋扭着小蛮腰来了，老远看见她，捂着嘴就笑，关了门看左右无人，这才对她说：“听说帅哥医生看上你了？不错啊，挺有魅力嘛。”

“什么？谁说的？”

“还有谁，你的大媒人呗，夜里给我发短信，我给你念念，‘医生要了小莫的手机号码，我看有戏，咱们处总算都要嫁出去了，等着吃喜糖吧，哈哈’。”

“哈哈”三个字是杨一山的标志性用语。莫欣颜看着短信，眼前立刻浮现杨一山仰天大笑的场景，一阵阵心虚。

正当她默默吐血之时，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小莫啊，来得这么早？小刘给你打电话了吗？”

果然是杨一山。莫欣颜讪讪地回头，挤出一个难看的笑：“杨处早。”

杨一山一边收拾桌子一边问：“王红说你没聊几句就走了，身体不舒服？以后就不怕了，找个医生，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不在话下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小刘要了你的手机号，哈哈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喜欢自己做主，不错，我也主张双方私下里见面聊聊，都是年轻人能有多少分歧呢？互相理解一下，有什么谈不拢的？”

莫欣颜听他的口气不像说相亲，倒像是两个帮派头目私下喝茶谈判，硬着头皮回答：“那个，我没跟他联系。”

“哦，先等两天再说？嗯，也好，立刻联系显得太心急了，女孩子矜持点好。”

“那个，那个，我觉得我俩不合适。”莫欣颜结结巴巴说完，不敢抬头看他，眼角余光倒瞥见胡菁眼里跳跃的八卦光芒。

杨一山愣了半天，终于憋不住了：“连他你都看不上？小莫，你要求也太高了吧！”

4

莫欣颜终于出名了。二十七岁的剩女，先拒绝地税男，又拒绝出身名门的帅哥医生——“她到底能看上谁？”这个问题困扰了杨一山很久。

这同样也困扰了莫欣颜的其他同事。就连邮购处不苟言笑的王处长碰见她都好奇地问道：“听说上次你相亲的那小伙子是刘局长的少爷？”

更别提茶余饭后众人乐滋滋的唾沫星子。

“莫姐姐挺牛啊，连拒两个领导推荐的！”嘴巴缺德的李响亮。

“第二个还是帅哥呢，对小莫挺有好感，还要了她的手机号，夜里给她发短信呢。”胡菁听莫欣颜说过“自恋狂短信事件”。

“现在很流行姐弟恋啊。”发行处的高婷婷叹道。

“咦，小莫比帅哥医生大？帅哥哪年的？”财务处的祁阳好奇地瞪着小眼睛。

一声咳嗽，茶水间里的八卦齐齐刹车，莫欣颜拿着杯子匆匆进来，明知这些人凑一起议论自己，也只能装聋作哑，装一杯咖啡快步离去。

被挑起的不光是同事的好奇心，还有颜雪的。

伴随着一声幽幽长叹，颜雪放下了筷子：“欣欣，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？到底你要到多大岁数才肯嫁人？”

“咳，吃饭呢，别让欣欣难过了。”老爸莫奇心疼女儿。

“你就会惯她。”颜雪幽怨地望了老公一眼，“王红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那个医生明明对欣欣有好感，欣欣就是不同意，现在杨处长也不肯管了。”

“咱们欣欣又漂亮又聪明，本来就不用担心嘛。”

颜雪索性连碗也放下了：“你就惯她！再漂亮也不能到三十还不嫁啊！那医生人又帅，又喜欢欣欣，她为什么不同意？局长的孩子都瞧不上，你让人家杨处长怎么再给介绍嘛。”

“什么？”莫欣颜一听这话急了，“杨处还要给介绍？”

“你倒想。杨处说了，你眼界太高，以后这事他不管了。唉，说得我惭愧极了。人家好心好意帮你，弄得人家这么为难，还是你领导呢。欣欣，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到底怎么才行？你说个标准，妈也好去托人找啊。”

莫欣颜从这话里嗅出点诈降的味道，眯起眼睛盯着颜雪：“老妈，你说实话，杨处那里是不是你托他的？”

“我哪有，人家热心而已。”颜雪赶紧拿起筷子往嘴里扒拉饭。

“要是你说谎就让老天惩罚奇奇生病三天吃不下饭。”

奇奇是莫奇送给颜雪的金鱼，在她心里的地位无与伦比，颜雪果然慌了：“这孩子怎么这么毒呀？奇奇又没有惹你。好啦，是我托杨处给你找对象，妈妈着急嘛。”

“哼，以后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把奇奇送人！”

经此一番威胁，颜雪果然老实了几天，莫欣颜正乐得自在，胡菁贼头贼脑凑过来了：“哎，小莫，今天有人请我吃饭，我们家那位出差了，你陪我好不好？”

“嘿嘿，旧情人会面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，谁像你整天招蜂引蝶的，人家可是良家妇女！”胡菁白她一眼，“高中同学，多少年没见了，没什么话说的挺尴尬，你一起去好歹分散点注意力嘛。”

“你中午请我吃大酱汤我就答应。”



“美的你！好啦，下班一起走，知春路的沸腾鱼乡，晚上白让你大吃一顿，行了吧？”

一个长相充满喜感的男人在地铁口等着，搔着脑门笑：“这就是你同事？我叫李刚，胡菁的同学。现在离吃饭还早，咱们去拐角那个星巴克坐坐吧。”

“好啊，几年不见你也打入小资阶层了。”胡菁笑嘻嘻地拽过莫欣颜，“郑重介绍一下，莫欣颜莫大美女，今天的头号女主角。”

星巴克内。莫欣颜以标准的淑女姿势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忽然从杯子上方看见胡菁贼眉鼠眼地给李刚递眼色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不对！她见同学干什么非要扯上我，还说我是女主角？——这破孩子别是要把我介绍给这个李刚吧？

正在此时，一个男生风风火火走近，一拍李刚的肩膀：“怎么坐得这么靠里，找半天都没看见你。”

李刚笑成了一朵菊花：“真巧啊，在这儿也能碰见你。那个是莫大美女，这是我同学胡菁。胡菁，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过的大帅哥安心远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

莫欣颜听出了破绽。一个说找了半天，一个却说是巧遇，可见事先的串供工作没做好，第一句就露了马脚。今天多半是相亲骗局，这个姓安的，没准也是媒婆之一。

胡菁充满兴趣地将安心远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，点头说：“果然是帅哥，幸会幸会。这是我同事莫欣颜，我们的头号美女，芳龄二十七，尚未婚配，嘿嘿。”

胡菁一边说，两只眼睛一边不怀好意地来回飞舞，看看莫欣颜又看看安心远，贼兮兮地笑。

莫欣颜这下明白了，感情今天的主角不是李刚而是安心远！该死，一不留神上了贼船，胡菁这家伙这么阴险！

安心远的两只眼睛也在来回飞舞，不过不是看莫欣颜，而是招呼侍应生。李刚见他火急火燎点了一杯蓝山，拿起来就往嗓子眼里倒，赶紧拦住说：“莫美女的咖啡还没动呢，你着急什么。咱们难得聚聚，先聊会儿，待会儿去沸腾鱼乡，我请客。”

安心远不动声色地瞟了一下莫欣颜，咕嘟一声咽下最后一口咖啡：“这里不续杯是吧？忘了忘了，喝得太急了。怎么办？再要一杯？不成，再喝胃就难受了。”

李刚傻乎乎地打圆场：“你就坐这儿聊会儿嘛，反正也不是为了喝咖啡才来的。”

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牛经理让我办事我还没去呢，这可陪不成你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坐，我办完事给你打电话。”

李刚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办事？办什么事？不是说好的吗？你走了，我，我怎么办？”

安心远站起身，充满怜悯地看他一眼：“我反正是来过了。剩下的，你自己安排吧。”

又转向瞠目结舌的胡菁：“我先走了，幸会。”

最后才看定莫欣颜，咧嘴一笑：“美女，抱歉啊，我有点事脱不开身，先走一步，你们慢聊。”

安心远细长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门外，胡菁和李刚张着嘴面面相觑。

莫欣颜慢条斯理地喝了口咖啡，一声冷笑：“胡同学，爽了吧？装神弄鬼当什么媒婆，敢拿姐姐我下手！”

胡菁舔舔嘴唇，谄媚地笑：“我也是一片好心啊，还不是盼着你早点花好月圆。都怪李刚，把的什么关啊，弄来这么个人，咱们罚他今天请客。”

“哼，他不早说了要请客嘛。”

“什么呀，本来说好了到时候要姓安的请客呢。喂，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个人，这不是成心搅局吗？”

李刚一脸痛苦：“他是我同事，上回去他家吃饭，他舅妈跟我说了一堆好话要我帮忙介绍对象，所以昨天你一问我有没有单身帅哥我就想到他了。他舅妈答应得好好的，还说肯定没问题我才给你回话的。这小子，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。”

莫欣颜一下抓到了重点：“你老实交代，无缘无故你怎么那么好心给我找对象？说，谁给你好处了？”

“冤枉啊，我哪有。”胡菁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，不敢正视莫欣颜。

趁李刚没有注意，莫欣颜狠狠掐她一把，低声说：“老实交代，不然我掐你腰上的肥肉了！”

胡菁捂着嘴哎哟了一声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好啦，是你妈啦，她说：‘你跟我们欣欣那么要好，认识的人又多，你老公的生意伙伴也有好多没结婚的，想着点给我们欣欣介绍一个，办成了阿姨给你绣十条裙子！’我心肠软，脸皮又薄，只好答应了。”

“去死，你哪里是心肠好，分明就是为了那十条裙子！”

颜雪是个正宗的好女人，下得了厨房，出得了厅堂，尤其一手针线活令人叫绝。春节时颜雪有空，亲自给女儿做了一件中式小上衣，自己手绣的折枝梅花，莫欣颜单位的一伙小女生早已眼红了多时。莫欣颜曾经得意扬扬地反馈给颜雪，谁料竟成了她收买胡菁的利器。

三个人从星巴克出来时，莫欣颜一口窝囊气还没有消。可恨胡菁已经是一副全部忘掉的样子，唧唧喳喳讨论着晚饭点什么菜。莫欣颜一时气愤，甩了句“你们去吃吧，我要回去了”，转身就走。

胡菁紧赶两步叫了声：“喂，别走啊！”

李刚皱着眉：“她好像生气了。都是安心远这小子。倒霉催的，我好好的做



什么媒婆，可不是神经嘛。”

莫欣颜闷闷地走到地铁口，忽然一阵心酸，为什么，究竟我哪里不如人，要受今日这番羞辱？

沮丧涌上来，压也压不住。她一咬牙走出地铁，索性今天走回去，全当是散心吧。

美好的五月下午。年轻的女孩三三两两走在街边，挎着颜色鲜艳的漆皮包，踩着可爱的人字拖，光洁的皮肤映着夕阳，如一只只灵动的鹿。

莫欣颜深吸一口气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有这样轻快愉悦的青春。我不拒绝变老，但是我希望优雅的成熟，而不是被无数人推推搡搡，在通往婚姻的小路上，头破血流地挤着。

结婚，几时成为这么严峻的问题了？

渐近夏天，白昼越来越长。夕阳久久徘徊在天边，莫欣颜低着头匆匆走着，凌乱的思绪中除了沮丧找不到任何线索。

忽然有些凉意上来了。她抬头看天，乌云翻滚，竟是要下雨的样子。

她找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仔仔细细看过，没见到一个熟悉的站名，明知下雨前打不到车，也只能咬咬牙在路边站着。

这是个比较偏僻的路口，因为即将下雨，路边已经站了十多个等车的人。出租车接二连三地经过，车内坐着一个个赶在下雨前打到车的幸运儿，偶尔有在附近下车的，立刻便有五六个人围上去争抢。

对出租车司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天。

莫欣颜想起在哪儿听过的一句话：一部分人的幸运总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倒霉为代价的。苦笑一声，看来今天倒霉的，正是莫姐姐我了。

一个炸雷，她情不自禁惊呼一声，随即感到胳膊上一凉，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了下来。

不多时，马路边已经涌现一条条小溪，呼啸而过的车辆得意地追逐着积水，掀起一波波肮脏的水花，溅在顽强等车的人身上。

莫欣颜已经彻底被今天的霉运击垮了。又一辆没有亮灯的出租擦着路沿冲过去，掺和着泥沙的污水溅在裤腿上，挨着皮肤的地方冰凉刺痛，恰似她的心情。

“去你妈的！有车了不起啊！”莫欣颜听见自己空洞的声音响了半秒钟，随即淹没在雨声里。

在这时她恍惚听见熟悉的手机铃声，谁的电话？

用包挡住雨水，翻开手机，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：柳辰。

瞬间有无尽的往事从眼前溜走。莫欣颜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通话键：“喂……”

“你在哪里？我出差刚回来。”

“我……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她忽然有些想哭，“我在路上，打不到车。”

“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去接你！”

“不知道，我二十分钟前刚从知春路走过来。”

“附近有公交车站或者路标吗？快去看一下把站名告诉我！”

莫欣颜乖乖地跑过去看了看，告诉了柳辰。生平第一次这么听他的话，而且是心甘情愿。

“你先找个屋檐底下躲着，我马上就到，不要乱跑，听见了没有？等着我！”

二十分钟不到，熟悉的黑色马自达戛然停在莫欣颜身前。柳辰跳下车，一把拽住莫欣颜，塞进了副驾驶座。

紧闭了车窗，将外面的潮湿嘈杂隔绝开来。柳辰取出一条浴巾，胡乱在她头发上抹了抹，随即将浴巾搭在她肩上，打开了暖气。他看着她，沉着声音说：“怎么淋成这样！”

莫欣颜苦笑一声：“别提了，刚走了一半的路就下雨了。”

“你单位和家都不在这边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……有些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坐地铁？你不是从知春路那边过来的吗？”

“我……心情不好，想走走。”

“一个女孩子家，心情不好就回家得着，一个人在外面晃来晃去像什么样子？看这场雨赶的，衣服湿成那样，不知道多少人看着笑呢！万一着了凉生病怎么办？心情不好有很多方法发泄，为什么非要淋雨？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放心！”

莫欣颜苦笑，还是老样子，从来没有变。霸道的柳辰，永远想置她于保护伞下的柳辰。分手三年多了，不仅容貌，就连说话的语气和方式也和从前一模一样。

2

到家时雨还在下着。莫欣颜迟疑地问：“要不上楼坐会儿喝杯茶？”

“我去算什么？”柳辰双手搁在方向盘上，盯着摆来摆去的雨刷：“你不是跟你家里说咱们已经分手了吗？”

“德行。”莫欣颜小声嘟囔着，“没听说喝杯茶还要先讨论是什么关系的。”

柳辰恨恨地盯了她一眼，一把扯下浴巾：“你自己上去！下回再发疯出去淋雨我可不管了！”

马自达重新冲进雨里，莫欣颜在楼洞口看了多时，直到雨帘密密遮住远处路口，这才反身上楼。

颜雪喜气洋洋地敞开门站着，一见电梯停在五层，立刻朝内喊道：“大奇，咱们欣欣回来了！”

莫欣颜板着脸走出来，将挎包撂在沙发上，一屁股坐下，不说话，只管盯着颜雪看。

颜雪被她瞧得心里直发毛，赶紧从老公那里找勇气：“大奇，你别忙着上网了，快来看看咱们欣欣怎么了？”

“不用看！”莫欣颜刷地站起来，“明天我就把奇奇送给李爷爷家的星星！”

“天哪，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！”颜雪花容失色，赶紧到鱼缸跟前站住，